



## 估堆堆

□徐宇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供销社、粮站、食品站等部门称量物品使用机械磅秤，秤体下有四个小轮子，像一辆手推车，便于更换场地。离地约20厘米有一个长方形平台面，内有四个支点，采用杠杆原理，将重力传递到秤杆上。机械台秤工作原理与大众化的杆秤一样，只是不用人力抬。把被称的物品搁在台面上，一根固定的扁薄金属长方体秤杆就翘起头来。司秤师傅视其重量，往秤杆前端悬挂的砝码盘上试加秤砣，最后滑动秤杆上的游码找到平衡的刻度。庄稼人根本没有

使用过这玩意儿，秤上的数不认识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睁眼瞎。

有心机者，手指着磅秤上的刻度，一本正经地朝着司秤的师傅说：“师傅，你再好心看看，你把秤上的斤两咋给我弄起的？”他这么虚晃一枪，师傅就会马上警觉起来，立即认真地合计数量，向对方说：“你莫打诈，这斤两哪会有错呢？”

当然，司秤师傅也有粗心大意的时候，刚把数报出来，对方就大声吆喝道：“你这是啥子秤哟？庄稼佬儿不识数，估堆堆，怎么也不止这点斤两嘛？”师傅一听说斤两

差多了，马上核对纠正。

在川北大巴山里，淳朴的庄稼人在称量东西时有时不用秤，而是用肉眼估堆堆（又叫估毛团）。反正数量只有多，不会少。体现出乡里乡亲彼此之间的那份笃实的情怀和深谊。

有一些贪婪的人，用欺骗的手段，名义上用秤来体现公平，实际上是用一把假秤，干些坑蒙拐骗的龌龊事，可恨又可恶。

在川北大巴山里，常能听见庄稼人说：“庄稼佬儿不识数，估堆堆。”意思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你骗没骗我，我心里有一杆秤，评估得出来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## 打缩脚锤

□苟发刚

巴蜀鬼才魏明伦创作的第一部新编近代川剧《易胆大》中就有“打缩脚锤”之说，可见“打缩脚锤”的俗语早已在四川流行，是典型的四川方言。

打缩脚锤更多用于贬义，与退后一步自然宽是不同的。该前进时不敢前进，就叫打缩脚锤。胆小怕事的人就爱打缩脚锤。

我们都爱运动，几个朋友商量去爬县内最高的山——螺髻山，开始时个个雄心勃勃，都说没问题，螺髻山有好高嘛，登上山顶没问题。真往山顶进发，一半人开始下软蛋，打缩脚锤了，不去的还好，在半路上打缩脚锤的，是上也不是，下也不是，望山峰还遥远，望山下已

经走远，望脚下脚肚子抖得有点凶，嘴里一阵喊，谁说的欺山莫欺水哦，这山也惹不起哦。

大夏天的，和朋友约起去游安宁河，河面不宽，凭朋友的水性是游得过去的。但第二天去叫他，他却打了缩脚锤，说算喽，这把年龄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险。

打缩脚锤还有不情愿的意思在里面。一大早几个朋友散步回来，其中一人热情招呼去吃早羊肉，另一个朋友找出若干理由不去。当地习惯吃个早羊肉也要喝两杯酒。早晨喝两杯酒，一天都是晕的，白天容易误事。朋友请客是真心的，但还是有人打缩脚锤，找了个理由不参加。

## 莫嫌伙食孬

□陈世渝

重庆方言莫嫌伙食孬，是不要嫌弃的意思。

那天，我们几个兄弟伙打麻将，华哥本来可以割小胡，但他心大却要贪自摸。我放炮下在侧边看到了，忍不住笑扯扯地说：“默默（蚊子）也是肉，见麻雀逗‘亢’（割），莫嫌伙食孬。”

有回同事过生日在馆子头包了几桌酒席。上菜后，

大盘小钵的看起来阵仗多大，吃起来味道却黑门一般，大家议论纷纷，都不满意。我说：“嗨，寿星也不晓得好不好吃。上当逗勒一回，将就吃嘛，莫嫌伙食孬。”

以前上班的时候，记得有一年，我们盼望了嘿久的年终奖有一天终于发下来了。职工个个欢喜得不行了，嘴巴都笑咧了，大家猜测

奖金是不是跟传言的或期望的一样哟？而当奖金最后发到我们手上时，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点，和预料的相差一大截，令人懊恼，大失所望。

有人逗闹情绪，打白沙气，甚至怪头怪脑地乱说，抱怨奖金发少了。头儿听了安慰说：“厂头有困难，要体谅厂头的难处。哎，要会想，有点总比没得好，逗莫嫌伙食孬了。”

## 巴片、抹豁与洗洗砂

□卢兴波

巴片、抹豁与洗洗砂，这几个词通常前面要加上一个“吃”字，虽然都与吃有关，但“吃相”却大不相同。

比如“吃巴片”，一听字面就明白，是“巴到”别人吃的。这就相当于别人开会你“列席”，既然都“列席”了，“入席”也就顺理成章了。说穿了，“吃巴片”多是一种顺水人情，它无伤大雅，就是凑个热闹，吃相也不难看。我小时候就吃过不少“巴片”，最愉快的一次是村里慰问

军属，外公带上我一起去的。那顿宴席甚至没有桌椅板凳，菜肴就放在生产队的农具上，但饭菜却算得上丰盛，如今四十年过去，我依旧记忆犹新。

相比之下，“吃抹豁”就纯粹是混吃混喝了。比如某些不相关的人员混进婚礼宴席中，如果与男方亲友同桌，就自称是女方亲友，如果与女方亲友同桌，则自称是男方亲友。反正相互都不认识，吃完之后两嘴一抹，溜之

大吉，这就是经典的“吃抹豁”。

而“吃洗洗砂”的性质就要恶劣得多。“吃洗洗砂”通常指某些公职人员利用职务、关系等便利吃拿卡要，搜刮好处。这些人的吃相相当难看。

总结就是，“巴片”可以吃，只要人够熟就可以。“抹豁”要少吃，毕竟人大面大，丢人的事要少做。至于“洗洗砂”，切忌不要乱吃，谨防吃爆了全部吐出来。

## 宜好不宜抽 土地老爷滚圆筲

□汤飞

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人，你明明好心好意帮忙，他反而做脸做色不安逸，总觉得你要占便宜或者有所图谋一样。这时，完全可以用一句土话来表达各家的心情：宜好不宜抽，土地老爷滚圆筲。“宜”的读音和泥相同，按我的理解，“圆筲”应该指的是撮箕或淘筲之类的竹制工具。它的意思是这个人不识好歹，把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只是搞不清楚为啥子滚圆筲的是土地老爷，以及他为啥要滚圆筲——莫非因为他是离日常生活最近、品级又不高的小神仙，取笑一下也莫来头？

我们徐家湾里有个李老头，平时抠抠搜搜的弯酸得很，生害怕哪个薅他一根干谷草。那天下午，他弯起腰杆在菜园子里扯萝卜。虽然这人不够大方，但他家的地还是很慷慨，一个个萝卜圆的圆、长的长，一看就晓得经悠得好。李老头一口气扯了一堆，然后装进背篋，嘿，冒尖尖的一背篋。他背起就往回走。

回家后，李老头坐在阶沿上，左手拿萝卜，右手握菜刀，把叶子削掉。晃眼看见

徐老太婆提着一窝圆根萝卜，从菜园子方向慢慢悠悠地走过来。这还用说，萝卜肯定是从他家菜地里扯的！李老头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徐嫂嫂，想吃萝卜唛你说一声，我扯了送到你屋头，哪需要你老人家亲自动手！”

徐老太撇了撇嘴壳：“哪个想吃你家的萝卜，我又不是莫得！走那儿过的时候，看到路边落了一窝萝卜，我估摸是你背落的，这才捡了给你送来。你肯定数过菜地里还剩好多窝萝卜，再去数一下看少没少。”

李老头立马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哎哟，我错怪嫂嫂咯，莫怪莫怪！道谢道谢！”

徐老太稍稍用力，将萝卜甩到他脚边，转身沿田埂走了。心里嘀咕：“宜好不宜抽，土地老爷滚圆筲！”

大人一般是不会滚圆筲的，有些咪娃儿滚过。钻进淘筲翻转身体，让它在院坝里滚来滚去。如果有两个小伙伴同时玩，很可能发生碰撞，甚至故意撞击看哪个厉害。这都是缺乏玩具的年代的土游戏，确实很有趣，不过千万莫要让大人瞧见！

## 闷墩儿

□胡华强

川渝俗语云：“闷是闷，有资金。”说明闷墩儿之“闷”多是假象，其实心头有数得很。说某人“乌龟有肉在肚子里头”，这人大体就属于“闷墩儿”之列。

“闷”的读音有二：“mēn”和“mèn”。方言“闷墩儿”之“闷”应是前者，意为“不吭声、不声张”。“墩”者，土堆也，如五里墩儿、尖墩儿、宝墩儿。“墩儿”川渝方言读作“dēn”，这墩儿无论高矮大小，都是泥土筑就，敦实而厚重，沉默而

内敛，比喻言少心活的人，实在是在妥妥的。

“闷墩儿”不爱说话，更不爱与人争辩，凡事多采取隐忍和退让的态度。也因为“闷墩儿”不善交流，所以看起来常常很孤独。其实不然。“闷墩儿”的忍让一定是有限度的，一旦超越这个限度，“闷墩儿”就会变成一座爆发的火山；“闷墩儿”的孤独其实是假的，至少他自己不觉得，也许他很多时候是在“一个人狂欢”而外人不知。因为“闷墩儿”之“闷”，有些人认为软弱可欺，结果“闷墩儿”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欺人者哪占得到半点便宜，只好落荒而逃。

真正的“闷墩儿”绝不“傻”，只是“憨”。俗语说，“大闷墩儿小闷墩儿，牵个老婆提个灯儿”，如此温柔体贴的“闷墩儿”，你还觉得傻吗？

川渝方言的“闷墩儿”除了以上的含义之外，还有一种意思仅仅指面部长相——脸肥唇厚肉多眼小的人。